

## 彝族刺绣里的“天人合一”

20世纪90年代，喜摄影的人去金沙江，用镜头在旷达与梦幻的山水之间推拉摇移，记录下了禄劝。掌鸠河由北向南，穿越秀屏坝子，左拐向东，汇入普渡河，再决然反向入境，由南而北一路接纳了包括洗马河、九龙河在内的溪涧泉流，在轿子山下流入金沙江。

彝族、苗族、傈僳族、壮族、回族等民族渐次以大分散、小聚居的形式定居在禄劝大山的褶皱里。在长期的多民族聚集中，各民族相互融合又自成风格，成就了三水一江之地多民族繁荣富丽的文化。

从人文特征上看，禄劝彝族属金沙江沿岸众多彝族支系的傈僳支系。在禄劝彝族历史文化中寻旧，可以发现彝王府建筑汇集了云、贵、川、桂四省区彝族民居的特色，古镇内的土司府、彝族文化研究中心等则完整呈现了罗婺氏从“雄冠云南三十七部”到“精忠报国”的千年

历史脉络。

在土司府内，有禄劝屏山小学吮嚼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身着多民族服饰，以汉彝双语唱响《心向北京》，纯净的童声交织着浓郁的民族风情。寻常声部歌唱，多是两三相和；而彝家孩童开口，竟能自然铺展五六个声部。那歌声纯粹得不含一丝杂质，仿佛踏着月光行走在山间，心尖的浮躁瞬间被轻轻融化。你能清晰地触碰到非遗文化在少年们身上流淌出的鲜活气息——这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陈列，而是带着体温的传承。

“孩子们的歌声里藏着文化的根脉，这股代际相递的力量，远胜千行万字的记载。”当地人介绍说，这支由汉族、彝族、苗族等多民族女生组成的队伍，曾摘得全国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声乐类一等奖。她们站在那里，便是禄劝民族文化最灵动的“小小使者”，把禄劝的民族密码唱给了更远的天地。

或是来自征战之间的迁徙传播，或是起源于五谷丰登的光阴之中，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，禄劝各民族的女人以织、绣、挑、贴等各种工艺手法，绣制了千姿百态、古

朴纯正、繁缛华丽、疏密有致、色彩斑斓的图案纹样。这些图案以特有的概括、提炼、夸张等造型手法及鲜明、生动的装饰形式，坦诚再现各民族风貌、生活习俗，间接表达了禄劝历史的流风遗韵、朴素辩证法与纲常伦理思想。

彝族服饰刺绣文化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，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彝族刺绣服饰与之相适应。在日前的第八届上海市对口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上，禄劝彝绣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情和创新的时代表达，成为全场焦点。在中央展厅中，他们还成功举办了“好山好水好风光，物美人美乡村美”民族服装走秀。

心灵手巧的彝族姑娘，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，把与彝族生活相关的一些事物如花、鸟、虫、鱼、虎，或山脉、日月星辰、火、闪电等，绣制在服饰上。彝族人把内心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，物化为直观易懂的刺绣图案。这些图案背后蕴含着的哲学思想是值得我們思考的，比如他们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。

“天人合一”源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家思想。宇宙自然是大地，人则是一个小天地。人和自然在本质

上是相通的，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。老子说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“天”代表“道”“真理”“法则”，“天人合一”就是与先天本性相合，回归大道，归根复命。

“天人合一”不仅仅是一种思想，更是一种生存状态。热爱生命，热爱大自然，与大自然的旋律交融相和，与所有生命和谐共存，是“天人合一”的重要命题。这也是彝族刺绣中不断透露的信息。

马缨花是彝族的吉祥物。彝绣中的马缨花图纹除了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外，还包含着彝族女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石刀花纹样则象征着彝族兄弟姐妹手拉手、心连心，一心努力地不断前进。彝族刺绣、音乐舞蹈、民俗仪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构成彝族人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根基所在。

我看到懒洋洋地靠在阳光里的彝族女人，她们靠在岁月的歌声里，靠在前世今生的轮回里。她们是在等待外出的子孙怀揣一束归心，落叶归根吗？

彝族服饰以其雍容华丽的刺绣技艺，镌刻着彝族迁徙的历史与沧桑，不愧是“穿在身上的史书”。

中国作家驻村计划

## “绣”里人间

葛水平

### 青黛绣面

1云南民族村的早晨是和缓的，像蒙着一层纱幔的雾气。在逐渐显露的过程中，各民族居住的村寨呈现出宁静和吉祥的气象。

从远处就看见了独龙族纹面女董春莲，她依旧美丽。寒暄后走进她居住的木屋，我们一起坐在火塘旁。火塘上吊着一壶煮开的水，淡淡的青烟弥漫了整个屋子。她的儿媳坐在有光线的门口绣着一只鞋垫，十字绣，图案是两只熊猫。有两位其他民族寨子里的女人走进来，开始用我听不懂的民族语言闲谈。

董春莲坐在火塘旁边的凳子上，温润的水汽氤氲着纹着蝴蝶图案的脸庞。那面庞上的蝴蝶正张开斑斓的翅膀，在她低头惶惑的瞬间，一起一伏飞到时间仿佛已经静止的独龙江上。

这时候小儿子熊文华走进来。英俊的小伙子，下巴颏上长着几根胡须，笑起来依旧很纯洁。当我和他母亲交流的时候，他就坐在旁边，为不太会说普通话的阿妈翻译。

“阿妈也常常会在民族村外面遇上很多好奇的目光。通常，我们都会主动跟人家介绍，这是独龙族特有的纹面，阿妈是最后一个纹面的独龙人。”熊文华说。

云南民族村在云南省昆明市西南郊的滇池之畔，占地面积2000多亩，是反映和展示云南26个民族社会文化风情的窗口。这里常年旅客云集，热闹非凡，是云南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。为了更真实地展现生活状态，很多民族村寨都由本民族人来经营，他们吃住都在民族村里。

和我聊天的十几分钟时间里，有很多人慕“最后一个纹面女”的名气而来，找到董春莲的小木屋。干栏式小木屋与独龙江边独龙人世代居住的小木屋几乎一样，只是这里少了高黎贡山下奔流而过的美丽而又凶猛的怒江。

董春莲通常会与儿媳一起织独龙毯——这种七色织物是独龙人的生活必需品。独龙毯睡觉时可当铺盖，外出劳动时又可当外衣。

和游客拍照，是董春莲的日常工作。无数长焦短焦镜头聚焦她、定格她，面对游客诸多拍摄要求，她从未有过不耐烦的时候。作为独龙族传统文化的守护者、传承人，她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。来民族村十几年了，城市的车水马龙从未打乱过董春莲一家的生活节奏，他们按照在独龙江边的生活、劳作方式，向来自世界的游客展示独龙族的生活文化。

2独龙族纹面的习俗起源于各地古老的信念，纹面限于妇女，俗称“画脸”。《新唐书》称“文面濮”，《南诏野史》称“绣面部落”，可见独龙族纹面由来已久。“纹面女”在独龙族的文化里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独龙族为什么纹面？据当地人口述和相关资料显示，有以下三种说法。

第一种说法是，独龙江流域曾长期处于北边强势的西藏土司的统治之下，历史上土司经常南下抢掠独龙族女子。为求自保，独龙族女子只能用毁容来抵抗。

第二种说法是，独龙族人认为，人死后灵魂

要去祖先居住的地方，只有纹了面的人才能找到正确的路，不纹面的就会迷失方向，无法抵达祖先居住的地方。人死后的灵魂会变成蝴蝶，所以纹面的图案是根据蝴蝶展翅的样式来绘制的。

第三种说法是，纹面的图案是独龙族不同家族区别彼此的象征，根据不同的图案，就能知道大家分别从哪一个民族而来，住在哪个村寨。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毕竟年代太久远，已经很难有确切的答案了。有可能三种说法都成立，也许早期是为了自保，后期则变成了图腾说，然后纹面师再略作修改，用于分辨不同民族。无论如何，独龙族纹面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尚存的纹面现象之一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外界文明的影响，审美观改变，独龙族才结束了纹面的历史。目前，怒江独龙族纹面女的传统已经失传。

董春莲说，从前，女孩长到十二三岁就需纹面，用竹签蘸上锅底灰，在眉心、鼻梁、脸颊和嘴的四周描好草图，然后用荆棘刺出图案，并马上敷上锅底灰着色，所纹图案终生不褪，成了永远也擦洗不掉的记忆。如今，最年轻的纹面女60多岁，年纪最大的90多岁。随着纹面女的相继离世，曾经的上百个纹面女已剩下不到10人。

“在那个年代，母亲、阿姨都纹面，我们也觉得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。我大姨给我纹的面，那时也没有麻药，纹面很痛，眼睛和嘴肿得张不开。”说起纹面时没有麻药带来的痛苦，董春莲用手蒙着脸不停地摇着头。

“我们族的小伙子并没有觉得纹面是丑陋的，女孩们一样能获得小伙子的爱情。”董春莲说完仰脸笑着，然后看着门口的阳光，唱了一首独龙族的情歌：

猎人的牙齿缺了  
是因为咬断过老虎的骨头  
你的头发白了  
是因为走遍了雪山峡谷  
……

歌声如阳光下的露水包裹着花朵，歌声唤醒了林中的山泉——那是简单而深刻的快乐。我的心中袭来一阵波涛，莫名的心绪在奔涌，抬头看到一团淡如萤石的光，是高原的云，还是山峰上的积雪呢？

历史在时间里发生，又在时间中隐去。一条河流，养育了万千生灵。

山岩上的苔痕  
是泉水流过的痕迹  
眼角上的皱纹

是泪水流过的痕迹

树叶上的伤疤  
是虫子啃咬的痕迹  
心坎上的伤痕  
是思念你时留下的痕迹

一个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，却经由歌唱，对世界重新开口。

3董春莲在昆明的生活自成一体，仿佛与熙熙攘攘的都市生活没有太大关系。更多的时候，她想念着逝去的丈夫、那些纹面的老姐姐和独龙江畔的木头房子。“我家两层的木头房子就在独龙江边，是和老伴一起建的。我们在江边种种庄稼过日子。家乡前两天带来消息，6月又有一个老姐姐走了。几乎每年都有人离开，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民族村一有假期，我就回去看看老姐妹。”

2006年9月，董春莲和小儿子熊文华在贡山县十字街等车回独龙江时，碰到了来自民族村的招聘人员。“民族村建了独龙寨子，想找你们进去工作，展示独龙族的文化，在那里生活就像在家里一样。”招聘人员说。

在大山里生活了半辈子的独龙族女人，本能地排斥去昆明，总觉得外面的生活可能会难以适应。但最终，在贡山县旅游局工作人员的劝说下，她和8名独龙族同胞一起坐上了去昆明的车。

三天后，他们走进了这间隐匿在城市“民族村”中的“独龙寨”。十多年时间里，董春莲重复着一样的劳动，日复一日地编织独龙毯——这种最能代表独龙族文化的民族服饰，等待着游客的光临。

“昆明今年雨真多，时不时就下雨，独龙江应该也下雨了吧。”董春莲坐在云南民族村独龙寨的小屋里用夹生的汉语喃喃道。木屋里光线灰暗，火塘里的火光映在她满是花纹的脸庞上。

进门的游客好奇地打量着这位脸上有奇异花纹的老妇人，观察着屋里的各种装饰。有时候，很多游客为了看清她脸上的花纹，会盯着她看很久。

一起来民族村上班的人里，已有5人回了独龙江。整个独龙寨里，只留下了董春莲一家3人。董春莲的儿子熊文华，每天下午5点30分，都要在刀杆广场为游客表演。当广场上响起《独龙酒歌》的音乐时，董春莲便伏在木屋门口的栏杆上跟着清唱。每当这个时候，董春莲的思乡之情总会被勾起。表演结束后，儿子还要去各村寨进行交流，董春莲和儿媳简单地吃过饭后，便回宿

舍看电视、睡觉，等着次日早上8点的到来。

从独龙江到昆明，从打猎、种田的农耕生活到每天重复一样的工作、每月拿固定工资，作为第一个走出独龙江的纹面女，近70岁的董春莲在向游客展示独龙族特有技艺的同时，也在让自己尽力地融入城市生活。

2011年，儿子结婚了。不久后，小孙子也在民族村降生，民族村独龙寨子里多了小孩子的笑声。董春莲抱着孙子在民族村玩耍时，突然发现其他民族寨子里也出现了许多孩子。孩子们的出现让董春莲高兴。成长中的一代人需要文化，需要离开故乡，需要知道城市和世界，孙子的成长缓解了她的思乡之苦。

撕开一条怒江大峡谷，董春莲的故乡就在那里，一个被外界称为“神域”的地方。

多少年来，怒江东西两岸的独龙寨人们“隔岸谈话听得见，见面握手走三天”。这绝不是夸张，有的地方哪怕走十天也难握手言欢。而且江水湍急，暗礁横斜，以船渡江是不可能的。于是他们出行只能依靠溜索“飞”过峡谷，才能不断绝两岸间的联系。

董春莲居住的独龙江乡，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独龙族唯一聚集的地方。风光壮丽、文化神秘、民风质朴，这片土地又被赞誉真正的“世外桃源”“人间天堂”。峻峭奇险的高黎贡山，是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碰撞及板块俯冲的缝合线地带，也是著名的深大断裂纵谷区。高黎贡山北连青藏高原，南接中印半岛，使之无论是在气象学还是生物学上，都具有从南到北的过渡特征。

因为高黎贡山这一天然屏障，独龙江流域千年来与世隔绝，形成了独特的独龙江文化。独龙江河谷是一个神秘的河谷，最高海拔4936米，最低海拔1000米。峡谷中保留着完好的原始生态环境，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。即使新中国成立后通了公路，这里仍然有长达半年的冬季封山。直到2015年，高黎贡山独龙江隧道建成通车，才彻底结束了独龙族与世隔绝的历史，喧嚣的现代文明进入了这片古老的土地。

4独龙语中“门租”是对各种民间曲调的统称，而“门租哇”则是对歌手的称谓。独龙族常用舞蹈和歌唱来表达喜怒哀乐，表现生产、收获、狩猎、建房、婚庆等事件，民歌曲调质朴醇厚，节奏自由多变，风格独特，许多神话和故事都借由“门租”而世代流传。

日出东方，我从东方来，人心永远向太阳。丰满厚实的质感中，“门租”深蕴着独龙族同胞对祖先认同的激情和音乐的张力。咏唱

民族的兴盛和家乡的美丽富饶，是云贵高原人民歌中最常见的题材之一。在这首古歌中，独龙族人认定他们是从太阳升起的东方来到此地，他们和汉族、藏族、怒族、白族、傈僳族等民族，是血脉相连的同胞兄弟。

“祖国”和“母亲”，对于独龙族来说，是一个同义词。

独龙族的族源及民族的形成，时至今日还没有较为清晰的脉络及线索。但从语言系属上来看，作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独龙族，应是来源于氏羌族群。他们是一个崇拜自然，相信万物有灵，把一切天灾人祸、疾病等都视为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的力量在起作用民族。举凡山岭、河流、大树、巨石等，都成为他们崇拜的对象。

一个渴望太阳并认为祖先是从太阳升起的地方走来的民族，一个充满火热激情的民族，经历了万千磨难。没有新中国，就没有他们的现在，因此，对祖国的深情，渗透在独龙族同胞滚烫的血液中。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的：“我热爱我的祖国，胜过热爱我的生命！”

董春莲坐在火塘边，青黑色的蝴蝶纹面在火光的掩映下透出神秘的美感。

作为儿媳，杨如春还记得，刚刚与丈夫新婚时，家里经济条件不算好。“但每次阿妈要回独龙江的时候，都要买上大兜小兜的东西带回去，不但会分给亲戚，还会分给其他纹面女。要是老家有人生病、生娃娃要到昆明来，阿妈都会包个红包送去，虽然我们能力有限，但能帮一点是一点。”

杨如春也是独龙人，跟董春莲成为一家人后，她还学到了许多独龙民歌和织布技艺。云南民族村里聚居着多个民族，民族“大家庭”和谐、幸福。除了在各自民族的节日互相庆祝之外，年轻的一代之间也开始有了爱情产生。平日里，他们常约在一起吃饭、唱歌、跳舞，像他们回家的路那样，歌声是爱情的纽带。

